

高洪波
李东华
主编

袁博
著



火烈马

HUOLIMA



NLIC2970778114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高洪波
李东华
主编



火烈马

HUOLIMA

袁博
著



NLIC297077811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火烈马 / 袁博著. — 石家庄: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2.1

(当代儿童文学作家原创书系)

ISBN 978-7-5376-4107-4

I. ①火… II. ①袁… III. ①儿童文学 - 中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 230518 号

丛 书 名 当代儿童文学作家原创书系

书 名 火烈马

选题策划 张晨光 温廷华 董素山

责任编辑 孙卓然 高 瞻

美术编辑 季 宁

装帧设计 王 鹏

绘 画 花离半工作室

出 版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中华南大街172号 邮编 050051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新华第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 × 1020 1 / 16

印 张 13.5 彩插 0.25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6-4107-4

定 价 20.00 元

总序

这套书送给所有热爱阅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富有同情心、爱心和进取心的孩子们。

有些书只是为了让读它的人哈哈一笑，这套书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这样。孩子们，当你们打开这套书的时候，我们希望里面的文字能够点燃你的梦想，磨砺你的意志，开启你的智慧，滋润你的性情。

这套书有童话、散文、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小说又包含动物小说、科幻小说、成长小说……这些作品风格各异，选材也多姿多彩。你从中可以看到作家们对童年的回望，看到充满想象的童话世界，看到草原上飞奔的烈马，看到人类不可思议的未来世界，看到成长过程中的挫折与憧憬、欢乐与烦恼……我们希望通过各种文体、风格、题材让大家体验不同的儿童文学门类所独有的艺术魅力，体验文学世界的丰富与博大。

这套书的作者既有大家、名家，也有新锐、新秀。我们要感谢甘当“大绿叶”，扶持“小红花”的儿童文学大家金波和高洪波先生，他们的很多作品入选语文教材，仅金波先生一人就有七八十篇。这套书收入了金波先生的童话集《风筝鸟》，高洪波先生的童话集《飞手》。金波先生的童话短小精悍、精致纯美，有一种音乐的节奏在字

里行间诗意地流淌。高洪波先生的童话则是另一种风格，幽默诙谐，风趣顽皮，他所创造的那些经典的童话形象无不鲜明生动、活灵活现，带给读者笑声与欢乐，智慧与勇气。

还有一些十分活跃的作家也奉献了他们的新作。徐鲁的散文集《骑在白墙上的童年》，写的是作者小时候一点一滴的美好记忆，小时候所感知的小小的温暖和快乐。他的作品里有艰辛，有悲苦，甚至有生命的疼痛，但是，这些散文里更贯穿着一种真挚感和温暖明亮的励志精神。张玉清的短篇小说集《地下室里的猫》收录了他最新创作的十多个短篇。其中《地下室里的猫》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之后，荣获了那一年度《人民文学》的优秀作品奖。张玉清的语言洗练、简洁、思想深刻，对童年经验和人性的发掘体察细致入微、富有深度，充分彰显了汉语言的魅力和文学的魔力，证明了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既是儿童的，又是成人的，是老少皆宜的。翌平的短篇小说集《燃烧的云彩》涉及了电子、生物技术、虚拟空间、未来的军事战争，看上去这是一些挑战我们智力和经验的科幻小说，然而它所讲述的故事或许会在十年、二十年以后成为现实。李东华的中短篇小说集《花儿与少年》对青春期男孩女孩们的心理、生理变化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对他们所要面对的嫉妒、虚荣、谎言、背叛等人性的弱点以及由此引发的困惑与迷惘，都进行了细腻的描摹和深刻的思索，这些小说像一束束追光，照亮了成长过程中一个又一个黑暗角落。

下面该隆重介绍两位新人了：苇枫女士和袁博先生。说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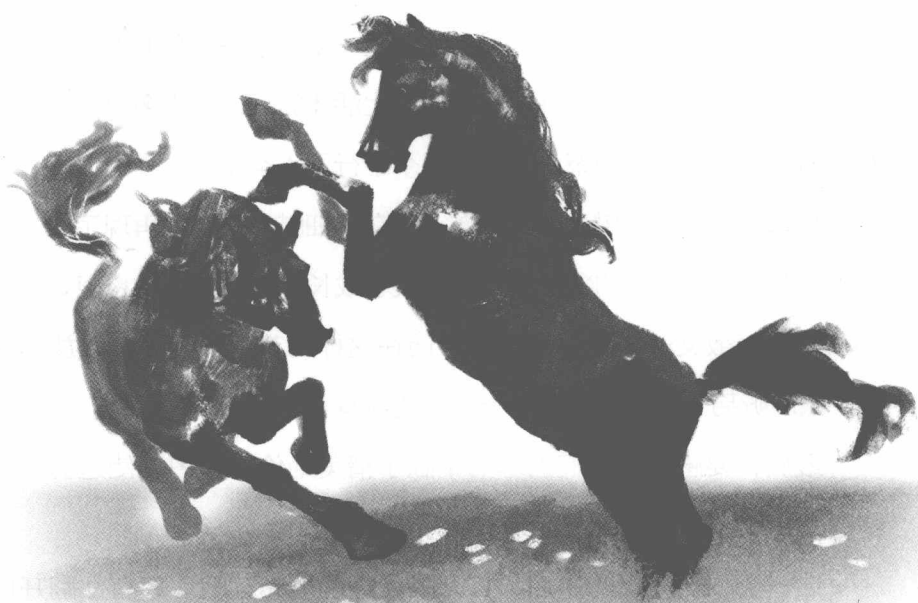
“新”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创作经验，只是说他们还没有被更广泛的读者所认识。事实上，苇枫和袁博都是在中学时期就发表作品的天才文学少年。苇枫已获过冰心儿童文学奖新人奖，而袁博的长篇动物小说《大漠落日——一个鸵鸟家族的故事》获第六届深圳青年文学奖，并被改编为52集动画片《鸵鸟太阳雷》。袁博是个“90后”，目前还在复旦大学读书，他在文学尤其是动物小说创作上显示了不凡的潜力。这次收入丛书的是他的长篇小说《火烈马》，这是一部关于漠北草原野马的动物小说。这部小说为我们打开了除了人类生活体验之外的更多风景，它以对生命更近于本质的洞察，诠释了一个平行于人类生活之外的世界。苇枫的长篇小说《银杏树下》以女作家特有的细腻，深切地再现了一个女孩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独特情感，是关于成长的颇为曲折的心灵史。这部小说有着散文一样舒缓的节奏，而在这样的节奏里，你可以放慢脚步，去聆听另一个时空、另一个生命的声音。

最后，要感谢画家们为本书奉献了精美绝伦的插图，使这套书能够图文并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选一个阳光充足的午后，打开书，静静地阅读吧。只有你翻开作品本身，一页一页地读下去，每部作品深藏的意蕴才能化为你自身的精神营养。

李东华

2011年11月





目录

第一章	王位更迭	3
第二章	下等马	37
第三章	狼群	69
第四章	“鬼”	101
第五章	蜕变	125
第六章	夜的故事	144
第七章	少年伟业	164
第八章	势不两立	177
第九章	新的轮回	189
尾声		2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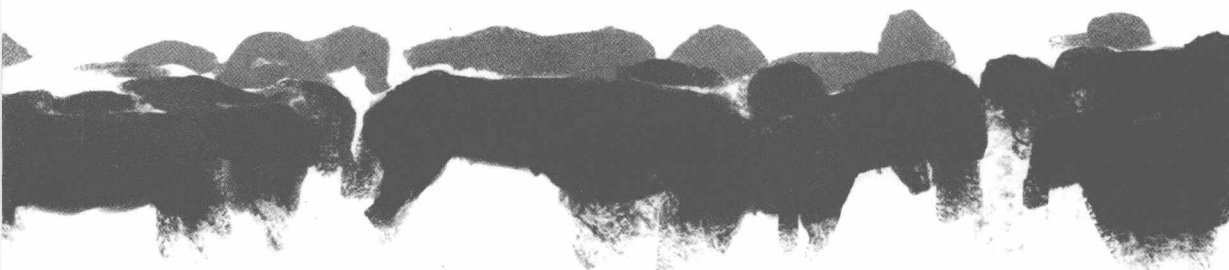


那是一个马还没有被驯服的时代。

那是一个属于咆哮着、嘶鸣着，像疾风骤雨一般燃烧在寒风彻骨的大草原上的野马时代。

漠北草原的野马，好似燃烧着的火焰。

火，可由击石钻木产生，可由雷电劈打大地产生，也可以出自火烈马在大草原上的搏斗——与风斗、与雪斗、与狼斗、与马斗……



第一章 王位更迭

1

初夏的雷在地平线上低低地炸开。

沉寂了大半年的草原终于解冻了，舒张开它的血脉。

河心爆出沙哑的长啸，巨大的冰川自中央裂开，砸入河底，溅开数丈高的巨浪。自南向北，一波波滔天的河水噬咬着前面的浪潮，滚滚北流。

色楞格河、鄂尔浑河、伊德尔河、楚鲁特河，一条条草原的大河吞噬着北方的冰山，汇入汪洋之中，搏动着漠北大草原的心脏——贝加尔湖。作为世界上最深的湖泊，贝加尔湖横亘在漠北草原中央，被草原民族称为母亲一样的“海”——“北海”。

湖畔，响彻在清亮洁白的天地间的，是野马的嘶鸣。虽然已是初夏，湖畔依旧白雪皑皑。

这里，是世界上最冷的地方之一——漠北大草原。只有最强悍的灵

魂才能生长在这里，生长在这片洒脱得不染纤尘的冰天雪地。

每一天，草原上都在书写着新的故事。

黑色，是黑夜的影子。在黑夜里降生的野马梦魇披着黑夜的影子。

梦魇，是一匹毛色比任何野马都黑得更纯正的野马，带着黑夜的天赋，披着黑夜的影子。生来后不久，产后虚弱的母亲就被冬季黑夜里因饥谨而格外穷凶极恶的狼群吞噬了。而梦魇，在侥幸逃过狼群的追捕后，留下了一条贯穿面颊的狭长伤痕——从鼻尖到眼角。

如一条血红的蚯蚓，弯弯曲曲地延伸在那张黑色的脸上。

此刻，梦魇，正在一步步逼近红……

红和梦魇是在同一天出生的马驹，个头儿看起来也差不多。可它总是一个受欺负的对象。暗红色的皮毛下，包裹着红瘦弱的筋骨和神色萎靡的眼睛。尽管，红是马王的儿子。

红不知自己是该前进，还是退却。因此，它僵立着，纹丝不动，身体却在止不住地微微颤抖。面对梦魇，红敬畏、恐惧、不知所措。

与那条血红的伤疤连接的，是梦魇黑沉沉的眼睛。那双眼睛，如一口古井，黑得望不见底。燥热的气息，从梦魇的鼻腔里不耐烦地喷吐而出，渐渐近了……而红，正望着梦魇的眼睛出神，居然忘记了自己的处境。

梦魇走到了红的面前。它猛地抬起前蹄，重重地击在红的肩上。梦魇在发起进攻前，总是不声不响。

红狼狈地跌倒在泥泞的雪地上。打了好几个滚之后，带着泥糊糊的草渣儿，慢腾腾地站了起来。它抖了抖身上的泥水，眼巴巴地望着在大口吞食着青嫩嫩草芽的梦魇。尽管时令正值初夏，在漠北草原却还是冬春之交。这时候，去年积存在雪地下的枯草已经基本上被草原的食草兽消耗完毕。青黄不接之时，在湖边先长出的草芽显得尤为珍贵。

不去争，也不去抢，红只是僵立在那里，垂着沉重的头颅。忽然，一种液体涌上它的眼角，沿着鼻梁滑到它的嘴里，滋味咸咸的。原来，那是泪。

一岁半大的梦魇，更像一匹草原上的小强盗。趁着夜色，偷喝母马的乳汁；太阳刚刚爬出地平线，它就四处寻觅可供果腹的草料，并随时准备挤开那些比它弱的马驹。

北方冬季的漫漫长夜，教会了它生存的法则，锻造出了它强健的筋骨，更锻造出了它那双像黑色的冷杉树一样阴郁郁的眼睛。

但是，梦魇不会做三样事情。或许，它永远也学不会：

第一，它不会和颜悦色地对待任何一匹马。面对尊者，它卑躬屈膝、低眉顺目；面对卑者，它鹰视虎步、傲慢无礼。它放肆地大笑，斜着眼睛朝比它矮、比它弱的野马身上吐唾沫，目眦尽裂；面对那些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使它厌恶的野马，它冷冷地打量着对方，然后，或者离开，或者出其不意地将对方击倒在地。当然，并非所有野马都令它厌恶。但至少，它没有朋友。

第二，它不会像其他马驹一样，在夏天的草地上追逐黄蝴蝶。那些黄蝴蝶，金灿灿的，是所有野马童年时代的玩伴——它们乐此不疲地在草地上跑来跑去，跟在黄蝴蝶后面，可以一直追上哈马尔山顶，追到贝加尔湖畔。梦魇没有这份闲心，也觉得这样的游戏无聊。它轻轻一跳，就可以扑下黄蝴蝶，然后快乐地微笑着，重重地把蝴蝶按在草地上，碾死，碾成粉一样的碎屑。

第三，它不会到母马的腹下睡觉。在寒风凛冽的夜晚，母亲的腹下是小马驹的天然避风港。小马们会叼着母亲的乳头，享受着母亲的温暖。梦魇没有母亲，也没有父亲，它已经习惯于独自站立在茫茫旷野之下了。天空，就是它的棉被。

梦魇从来不会做这三样事情。

如果说，童年时代的每一种缺失，都是一种缺陷。那么，梦魇有这样的三种缺陷。

也许，正是这三种缺陷决定了梦魇一生的命运——一支天使的赞美诗与魔鬼的小夜曲交错、重叠、碰撞的变奏曲。

“呜——呦！”一声暴躁的嘶鸣。铿锵有力的马蹄声由远及近。

梦魇缓缓地把目光移向前方。

如朝阳般血红的烈焰，点燃了冰雪未消的草原。非凡的气势有如驾着涛声滚滚北流的色楞格河，让冰雪、大川和水一样明洁的天空奔入自己的胸膛，向沉寂的贝加尔湖泻出草原的最强音。

天火，是天火，是马王的儿子天火。

火焰，从天边呼啸而来。

跟随在天火后面的，是一群奔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小马驹，吐着乳白色的鼻息。

风，从湖面上一波波漾起，带着浑厚的气味。在漠北草原诸族的语言中有着众多描述风的词汇，因为风的气息是如此迷人。

风，是马的披肩。

风的色彩，是骏马英武的雄姿。

天火，是红的孪生兄弟。天火，出生于烈日炎炎的正午；红，出生于夕阳黯淡的黄昏。虽然同是马王的儿子，兄弟俩却显得全然不同：一个如同草原的猎猎北风，一个好似永远都像气若游丝的南风；一个是马驹群的头领，一个是马驹群里神色卑弱的受气包。也许是由于出生时承受了草原夏日正午阳光的精气，天火生来就气宇非凡，一身如缎的火红色皮毛好似太阳光芒四射之时喷射的火焰，仅仅一岁半，就有了与成年雄马不相上下的个头儿。

而红，似乎是毛皮褪色、缩水后的天火。在天火的马驹群里，红不过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是一个可以随意欺负的对象。但是，只有天火可以任意欺负红，其他马驹不可以。如果有其他马驹在天火没有允许的情况下欺负它的弟弟，那就是对它尊严的侵犯。

天火，是决不会放过如此放肆的小野马的。

不一会儿，天火和它率领的马驹们就把梦魇包围了。

红抖抖身上的泥浆，摇摇晃晃地踱过来，停在圈子的外围。这里，总是属于它的位置。

天火踏着坚实有力的马蹄，立在梦魇身前，个头儿整整比梦魇高出了一个肩胛。梦魇把口里咀嚼的草料吞入腹中，直勾勾地盯着天火，一脸漠然。

围成圈子的马驹们安静地站立着，仿佛在等待某种仪式。

按理说，在这个时候，以“小强盗”著称的梦魇该逃开了。和草原上贪婪的野狼一样，“小强盗”遇到弱的对手就会对其百般欺凌，直至将其吞噬；遇到强的对手时，“小强盗”总是会知趣地躲开。

这是无赖的处世原则，为了严酷的生存环境下能有一口草吃。

可惜，梦魇还不是十足的无赖。

至少，现在还不是。

梦魇向后退了一步，黑漆漆的眼睛炯炯有神地凝视着天火。

天火也向后退了一步。

这是雄马打斗前例行的仪式。

这场仪式，似乎是未来王位争夺战的预演。

远方，高大的成年群马立在山坡上，远远地望着它们，好似望着一片云。

“呜——吁！”天火腾跃而上，率先发起进攻。北风猎猎响起，飞扬开它修长的鬃毛。

梦魇迎面向天火撞去。天火则巧妙地转身，令梦魇扑了个空。天火灵活地向右侧躲闪，免起鹞落，突然以泰山压顶之势跨开前蹄向梦魇袭来。

梦魇猝不及防。天火铁一般坚实的马蹄重重地砸在梦魇的肩胛骨上，梦魇甚至听得到骨头碎裂的细微响声。一缕殷红的血丝从梦魇的嘴角流出，顺延而下，落在洁白的雪地上。

细小如米粒般的新雪悄悄地自天空落下，虽是初夏，这儿，依旧是雪的王国。

梦魇可以感觉到，碎裂的肩胛骨在嚓嚓作响。伴随着一个步子、一势腾跃，它能感受到阵阵钻入骨髓的刺痛。不过，这并不重要。

生活的苦难已经教会了它怎样忍受疼痛。

它来回踱步，像一个黑色的幽灵。

这场战斗还没有结束。

如血红蚯蚓一般的伤痕，在它的脸上微微地颤动。

梦魇来回踱步，窥视着天火。

从这个方向，从那个方向，窥视着天火的马蹄。

天火腾跃而起，又开始向梦魇发动一轮进攻。霎时间，积雪与天上